

蓝月亮丛书

b  
blue moon

张翎  
著

# 望月



—— 一个关于  
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

98959

蓝月亮丛书

T2475

820



blue moon

# 胡玉月



\*200094469\*

中	央	社	会	主	义	学	院
图	书	馆					
★	藏	书	★				

一个关于上海和多伦多的故事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望月：一个关于多伦多和上海的故事/张翎著. —北京：作家出版社，1997.12

ISBN 7-5063-1322-7

I. 望… II. 张…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7) 第 25201 号

## 望月——一个关于多伦多和上海的故事

---

作者：张翎

责任编辑：袁敏

装帧设计：蒋艳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：100026

电话传真：86-10-65930756 (出版发行部)

86-10-65004079 (总编室)

E-mail: wrtspub@public.bta.net.cn

经销：新华书店

印刷：北苑印刷厂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200 千

印张：10.25

插页：2

印数：001~8000

版次：1998 年 2 月北京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1322-7/I·1310

定价：15.50 元

---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，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# 困惑挣扎中的选择

(代序)

张 翎

在我居住的地方，开车约二十分钟，就能见到一汪湖。平日里，湖水蓝里略带一些绿，除了清澈，倒无异乎寻常之处，若遇到有雨的时节，情景就不同了。开车从低坡往高坡走，湖水迎面扑来，那沿湖的屋宇，似乎泡在了水底下，沿湖又很栽了些树。秋天里，叶子由深深浅浅的绿，转化成深深浅浅的黄和深深浅浅的红，红红黄黄的，便衬托着那汪蓝有些稀罕起来。这汪湖，就是有名的安大略湖，一半在加拿大境内，一半在美国境内。

我的记忆里，还有一汪水。那一汪水，也不清，也不蓝，却在灰和黄中间浑沌着。水面上终年行驶着机帆船，船尾有泥砂和菜叶翻滚涌动着。对岸有两棵百年老树，一棵是樟，一棵是榕，遮天蔽日地交缠着，任世人做着些关于爱恨恩怨的猜测。那汪水，叫瓯江，在我的故乡浙江温州境内。许多个秋日里，我坐在多伦多女皇码头看着安大略湖水在风里悠悠静静地颤着，心里思念着的却是瓯江边上喧哗的乡音。

DQ49/13

我去国离乡，至今已十年有余，这中间回过两趟国，一次在一九九一年夏，一次在一九九六年冬。第一次回国，惊奇地发现街坊临街的房子，大都已装饰一新地做了店面。次日去邻人新开的发廊做头发。老板是个年轻俊俏的女人，一边麻利地动着剪子，一边向我打听外边的世界。当她知道我是个学生，便锲而不舍地问我奖学金的数目。说了，她就吃吃地笑：“我一个星期就挣这个数。”见我将脸儿红着，才把笑收了，正色说：“怪可怜见的，今天算我请客，不收你的钱。”那天的头发做得短短俏俏的很像回事，只是心情全没了。

第二次回国时，不再是个穷学生了，才长了些胆子去见旧时的朋友。众人好客，不由分说拉了去一家酒店，被漂亮小姐们服侍着很是吃喝了一顿，饱足之后又结帮去包厢唱卡拉OK，选的歌自然是我都没听过的，众人珠圆玉润地进入了情绪，由着我一个人干坐着，喝茶吃瓜子。账单过来，朋友早抢着付了，我心里却很是不安。朋友见状，便笑，问：“这些年你在外头到底成了些什么事？”我想说我读了两个学位，管着一个诊所，写了一些据说不错的文章，却最终唏嘘不成句——在汹涌的物质潮流面前，精神算个什么东西，也值一提？

他乡和故乡。物质和精神。我知道，我这一辈子，大概都会被这两种困惑撕扯着，永无解脱之时。

于是，就有了《望月》这本书。

《望月》是一本关于选择，关于困惑，关于挣扎的书。书里的男男女女，如孙望月，如宋世昌，如刘晰，如南星子，在选择了要走的路之后，并非义无反顾，而是犹犹豫豫地揣摩着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。如同流出了源头的水再也回

不到源头，故乡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午夜梦回的情怀，而他乡才是日日相对的现实。可他们却又始终与那个现实若即若离，不能完全溶入其间。于是，就成了他乡和故乡中间的边缘人。

他们不仅被他乡和故乡撕扯着，他们也被物质和精神撕扯着。孙氏三花都想追求独立于物质的精神完美，对事业如此，对感情也如此。最后才发现，精神和物质原来是一条长线上的两极，世上诸多的事件不过是两极之间的混合地带，而她们自己，原来只是混合地带中的混合人。她们似乎有选择，她们其实没有选择，每选择一次，心便残缺一块。

在写书的过程里发生了一起黑色幽默事件，使我对人生的诸多看法都有了改变。我腿上一个简简单单的黑色斑块，却被诊断为一个绝非简单的肿瘤。“如果治疗效果好，五年存活例子不是没有的。”那个秋日里我走出医生的办公室，外边是极其明艳的夕阳。看着枫树喧嚣地红着，知道自己一如枫叶，已近人生的岁尾年终，泪便凉凉地流了一脸。

接下来无非是手术，药物治疗，刚能下地，就已坐在电脑前写书。深知道也许是我的第一部也是最后一部长篇小说，便想给这个世界留下哪怕是小小的一丝声音。也就是在那个时候，我决定第二趟回国。那次回去，见了许多亲朋挚友，了却了一桩心事，留下了许多记忆，至今我的亲友们都不知道那次见面的真正用意。从国内回来，才知道一切不过是一场虚惊。只是那段文字里，已无法挽回地留下了一份凄惶哀怨。

《望月》完成后，一直揣揣不安地在找合适的出版社。直到有一天，遇到了作家出版社的袁敏。在那以后多次的越洋电话传真交往中，我感受到了智慧火花的擦溅，如果没有

袁敏充满睿智远见的提议和鼓励，这本书也许至今还藏在废纸堆里，不见天日。

在加拿大有个叫“中国笔会”的组织，云集了许多来自祖国的资深记者作家导演。笔会的朋友看过《望月》后，提了些很有见地的意见，几乎都认为结尾是个温馨的理想主义大逃亡，我微笑地抗议：多伦多的冬天太长太冷了，温馨一下，不算太过吧？

谨将此书献给一切在汹涌的物质潮流里寂寞艰辛地耕耘精神的人。海内的和海外的。

一九九七年十一月八日于多伦多

—

孙望月坐在靠窗的位置里，头懒懒地倚在软皮椅背上。眼睛开一会儿，闭一会儿，心里却始终是醒醒的。空姐推着饮料车在过道上走来走去，衣裙擦出窸窣窸窣的声音。一式一样的白底红条纹衬衫，一式一样的海军蓝裙子，一式一样的蓝花领结。笑起来，也是一式一样的温婉敷衍。邻座的孩子，把咖啡杯子打翻在身上，裤子湿了，就凶凶地哭了起来。空姐递了一叠纸巾过去，做母亲的慌慌地拿了来擦，又拍又哄的：“到了，到了。一会儿你爸开小汽车来接咱们。”那声音似乎也湿透了，渗出些疲软的盼望来。

飞机除了在温哥华稍稍停了停以外，已经一直走了十几个小时了。天是个好天。没见过这么稀的云层，就跟摊得太薄了的棉絮，千疮百孔的，露出底下大块大块方方正正的绿。绿倒也是寻常的绿，只是切了边角，便很是拘谨规矩起来，没了那种肆无忌惮的招摇和喧嚣。有些黑虫子，在绿和绿中间的灰条子里排着长队，慢慢地爬来爬去，想必就是汽车了。又见一条浅蓝色的宽带子，闪闪发亮的，围着众多的绿方块绕了一圈，远远地汇进更深更幽的蓝里头去了。望月揣摩这大概就是那个有名的安大略湖了。

飞机是正点抵达多伦多的。



望月从飞机上下来，仰着脖子四下瞅了瞅，皮尔逊国际机场的行李大厅里，人头攒攒的，竟没有一个是她认得的。便怀疑是把航班号告诉错了，心揪揪地慌了起来。

从下决心出来那天起，也是抽了点时间，狠狠地补了些英文的。可往大厅里一站，这个箭头那个箭头的指示牌，在她眼里突然都混成了红红绿绿的一堆，竟没几个认得的字。广播里在一遍又一遍地报着什么。她把耳朵竖得尖尖的，也听不真一句话。无奈，只好随着人流把行李取了，又糊里糊涂地跟着人排了一通大队。

这时就有人过来，拿好几种话咿哩哇啦地跟她试了一遍，方试出她是说中文的，就招呼了个翻译过来帮忙。望月问了，才明白接机的人是不能进到行李厅来的。想着这大概就是要过海关了，赶紧把早就准备好了的各式文件递上去。接着又点头又摇头地回答了好些个问题。又看见一个穿制服戴肩章的，拿着她的护照，对着电脑愣愣地看来看去，也不敢问这是干什么。只觉得头晕晕涨涨的，鬓角也湿了。一直等到那个翻译小姐说了几遍：“祝您在这里生活得愉快”，方明白她是过了这一关了。

推着两个大箱子，从自动转门里出来，望月已是气喘吁吁的了。进到接机大厅里，透过大玻璃墙，便看到了多伦多的天。从地上看天，又是另一种样子。太阳要落没落的，挂在一幢楼顶上，那楼就淌了一头的血。天泛着些幽幽的蓝，云彩压得低低的延伸开来，竟像烧了一排天火。这天和云的阵式，和上海那边的都不同呢。

昨天就是在这个时候离开家的。

平日里和颜开平商量出国移民的事，也没刻意避过皓皓。孩子五岁多了，却是迟钝得很，似懂非懂的，没插过一

句嘴。有一回，望月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姆妈要到很远的地方去，要去很久的，皓皓说好不好？”皓皓站在板凳上，手里举着一只象牙筷子，正在指挥地毯上的汽车长龙。听了这话，回过头来问：“阿婆也去吗？”知道阿婆不去，就把筷子舞了，说“好”，竟不再关心。皓皓生下来没几个月，就送到开平姆妈那里去了，从小是阿婆给带大的，倒更像是阿婆的孩子。阿婆行一步，他跟一步。吃饭坐得远一点，也愣要从桌底下钻过去，爬到阿婆的腿上，才肯动嘴。对她这个当妈的，反是淡淡的。望月一年到头东南西北地满处乱飞，不是与人谈判就是办画展。去了皓皓也不闹，回了儿子也不喜，早习惯了聚聚散散的日子。可昨天她刚一拎行李，皓皓竟觉得了。先是小声地哭。望月不忍，回身去抱。儿子却是很大了，竟抱不动。便越发地哭将起来，直哭得额角暴出青筋。阿婆拿了根巧克力雪糕，千哄万哄的，竟没能哄得歇下。望月的飞机都起飞了，耳边嚤嚤嗡嗡的，都还是儿子的哭声。这会儿低头看看这身淡紫色的洋装，前襟那片硬硬的，怕就是皓皓的鼻涕给蹭的吧。去了几趟洗手间，也没擦得去。

“望月！望月！”

对面大横椅上，站起个妇人，过来就要拖望月的行李。望月愣了愣，见那妇人跟照片上的样子，也像也不像的，只好疑疑惑惑地喊了声：“卷帘？”那人当下把眼睛红了。望月方放下了一颗心。

望月家里没有兄弟，只有三朵姐妹花。卷帘老大，长望月五岁。望月居中，比踏青大十五分钟——两个是双胞胎。踏青老实，管卷帘望月都叫“姐”。望月却自小管卷帘直呼其名。姆妈说过几回，不听。又见卷帘不以为忤，也就由着

她去了。卷帘出国时，望月踏青都刚进大学。一去便是十年了，竟没有回过上海。卷帘的信，一年里头也就三五封。每一封，也写不满一张纸。话虽不多，望月猜也猜得到，这十年里头会有多少事情发生过。算算卷帘，今年也还不到四十，可真见了人，还是吃了一惊。卷帘胖了，倦倦地胖了。尖长的瓜籽脸被撑得方方的，眼睛就细细地眯了起来。纵是没笑，眼角额头也悄悄地堆着些细碎的纹路。然而真正显出岁数来的，还不是那张脸，却是脸上的化妆。卷帘从前是不用化妆品的，如今连眼线，都画得甚为夸张。不远不近地看着，竟像是剪了贴上去的。肚脯紧紧地裹在有些折皱的T恤衫牛仔裤里，便显出有些腰长腿短的样子来。虽是如此，望月一对比就觉得自己这一身装束的繁琐和不合时宜。

卷帘就怪望月怎么不弄个手推车出来。望月说出门时什么样的钱都带了，就没想到要带一块钱的硬币，又不知怎么跟人换钱。卷帘拿了一块钱出来，取了行李车，姐妹俩就把大箱子往手推车上搬。到底是女人，望月穿的又是窄裙高跟鞋，竟搬弄不动。卷帘就问望月里头装的该不是金子吧？说着，就有个黑人过来，提小鸡似地将望月的行李搁在手推车上，一路推着到了停车场。卷帘开了后车盖，那人早殷殷勤勤地将箱子卸在车里。又拿手护着车门，伺候着两人进了车。

外头正是个热天，连风也没有一丝。从接机厅到停车场，不过几步路，汗便湿了人一背。望月正待关门，见那人顶着一头热辣辣的夕阳，眉眼湿浸浸的，正殷殷切切地望着她。卷帘就摇下窗来，递过一张小票。那人接了，揉成一小细卷，塞在胸前的烟盒子里，就走了。卷帘想了想，开车追过去，又给了一张。那人很是惊讶，厚厚的嘴唇挪动开来，

露出一个笑。谢了又谢，方去了。望月想看，却没看真切到底是张多大的票子。

卷帘打开车上的收音机，便有人在咿哩哇啦地说话。说得甚快，望月听不明白，便问这儿可有中文新闻？卷帘拿手遮了脸，打了个哈欠，说：“大概有吧。谁知道呢？我们是不听的。到了这儿，还是学英文吧。听那东西干什么呢？”

开着开着，天就大黑了。路灯忽然就一盏也没了。公路上黑压压的，只有反光板，一块一块地连成一条条白链，呼啸着，触目惊心地向望月扑过来。卷帘只用一只手扶着方向盘，另一只手闲闲地端着一瓶可乐，把车开得飞也似的。望月就把眼睛闭了。

卷帘见望月双手紧拽座位的扶手，半晌无话，便知她害怕，就笑着告诉她：“这就是有名的 401 高速公路。特快车道有四条，普通快车道还有四条。这么宽的公路，别说中国，世界上也是找不着几条的。不过也不用怕。各人走各人的道，各道有各道的规矩。只管朝前开，别往两边看，就保你无事。”望月这些年也算是走过南闯过北，见过些世面的，却毕竟是头回出国，也不知怎么接这个话头，只好一味傻笑。过了就问：“姐夫呢？”

卷帘说：“他在餐馆顶着呢，我才好出来接你。呆会儿带你去餐馆，就能见着他跟彼得两个了。”卷帘顺口就问了一声：“开平可好？”见望月半晌不吭声，以为没听见，正想再问一声，只听得那边幽幽地叹了口气。“忙呗。”便再无话。卷帘知道自己的这个妹妹和妹夫，是一对新潮人，办的都是些新潮事，连婚也是结在皓皓出生之后的。新潮人的烦恼怕也是新潮的，便也不去理会，又问：“妈怎样了？”

望月在阴影里摇了摇头：“身体还是那样，倒也没什么

大病。平日就一个嗜好，爱往家招人，要么听戏，要么搓几圈麻将。踏青出事后，头发也白了些了。说了，你再不去，怕是认不得她了。”

踏青出事的时候，卷帘两口子倒很是想了些办法去瞒家里人的。可姆妈那样精明的人，又见过这么多事，怎能哄得过她？果真就知道了。掐指算算，到如今都有两年了。姐妹俩很是感叹了一番。

卷帘又问望月：“这回出来有什么打算？你姐夫还想跟你合计合计，能合伙干些什么呢。”望月又是半晌不吭声。车都下了高速公路了，才开口：“这些年，也是够累的。这回出来，只想歇歇，在这儿念点书，画几张画。旁的事，再说吧。”

卷帘一时说不得话，心里闷闷的，却是有些气：平日姆妈信里说的，果真不虚。到底是财大气粗，花了五十万加元，千辛万苦弄来个投资移民身份，就为散一趟心。这趟心散得够人花一辈子了。累，钱包若是空的就说不得这话。

## 二

“荔枝阁”是家粤菜馆子，开在教堂街上，正正地落在了个好去处。往二楼上一坐，一排大窗齐齐敞开，多伦多的闹市区，整个儿画也似地落在了眼里头。加拿大国家电视塔一根针似地插到幽幽的夜空里，塔顶一明一灭的，竟分不出是星是灯。蒙特利尔银行和加拿大信托银行两幢姐妹楼，敦敦厚厚方方正正地蹲在月色里，越发显衬出旁边皇家约克旅馆的诡秘来：那三角型凹凸多变的玻璃房顶，被彩色灯光一照，就有了些森林古堡的神秘诱惑。若看腻了前街的喧闹，后街又另有一番景象：一棵又一棵壮壮实实的树，枝桠个挨个地，搭出条深幽幽的林荫大道。两旁闲闲地种着些无名花草。闲人往那树荫底下一坐，不觉间也染了一身绿。这儿可真是个闹中取静，静中有闹的地方。

这家餐馆，是卷帘的丈夫黄明安的祖传家产。当年黄明安的曾祖父，跟着修铁路的劳工从广东台山来到加拿大，铺了二十年的路，到头发半白了，才等到政府开恩，准许接妻儿过来。那时，黄明安的爷爷已经成家立业，在台山有了两个儿子了。两口子带了大儿子来，小儿子才几个月，临来时又得了疟疾，就暂时留给人养着。后来几经战乱，过了好些年才又和那孩子联系上。黄明安的爷爷小时跟着一个传教士

也念过几年书，知道些事理。出来后很是苦干了些年，攒了几个钱，就坚持搬出唐人街，在当时的洋人区开了这家“荔枝阁”。父子俩同心同气，生意是越做越大。只是最终白发人送了黑发人，儿子竟死在爹前头，也没留下半个儿孙。这时候老人家才真正想起老家的小儿子来。没想到黄明安的爸就这样莫名其妙地成了“荔枝阁”的唯一继承人。等黄明安在国内念完中学，出来在他父亲手里接过这片家业，又是十好几年之后的事了。当年租下这块地时，周遭都是废旧停车场。不过几十年工夫，地价是翻过几十番了。

这几年里，这餐馆的门面也变过几遍了。如今灰砖墙连根推倒，搭出个方方正正的牌楼。那牌楼，埋的是暗红色的底。上边飞的是一圈五爪连环金龙，舞的是一团双冠衔玉翠凤。凹凸有致，五色生辉，倒把“荔枝阁”几个字，给衬下去了。土是土了些，却是大喜大庆的模样。望月看着，就知道不是卷帘的手笔。

卷帘去停车场找泊车位，望月就自己先进得门来。立时便有个高挑个的女招待过来招呼。那女子顶多不过二十五六的样子，穿一件墨绿织锦缎旗袍，前襟撒满细细碎碎的银花。袖口直开到肩上去，露出雪也似的两段膀子。尖尖的一张瓜籽脸，披着黑压压一片门帘似的刘海儿，遮住半截眉，却越发衬出乌溜溜的一双眼睛来。在半明不暗的灯影里，眼波水似地流淌开来。一笑，拿英文问是几位？

望月听不懂，便干脆摆了摆手，用了中文：“甭管我，我在这里等你们老板娘。”那女人也就换了种话，让望月在过道里等着，一边娉娉婷婷地进去了。

望月给自己找了个座位，坐下。紫红丝绒大卷帘半吊着，里头的景致也能瞧见个八九不离十。正是周二，又过了

吃晚饭的时候，店里一时闲闲的。只有尽靠里的一个角落里，坐着个食客，一个人叫了一菜一汤，边吃边看报纸。店堂里一溜铺开的，是一二十张沉甸甸的白橡木圆桌。椅子也是配套的。高高的椅背上，镶的是细细的金边。靠墙两边，摆着两三个水族箱。五颜六色的热带鱼，把尾巴在水里甩来晃去的，一边咕嘟嘟地吐着水泡。来来去去的只见几个男女招待，正挨张桌子换桌布，挪花瓶，摆鲜花。看那厅里的摆设和女招待身上的穿着，这也不像是个等级太次的餐馆。怎么卷帘封封信都说是个小生意，连老本也挣不回来呢？这些年，连外公迁坟，姆妈住宅装修这几桩大事，卷帘都没有寄多少钱回来过呢。

望月一抬头，猛地见着正中墙上挂的那张瓜果写生，却是她认得的。那是当年黄明安的弟弟回国来，夹着自己给画的。原本是个应景之作，竟没料到给摆在这么个贵重的框子里，这般郑重地挂在这么个位置上。一时便有些愧疚。

一会儿工夫，卷帘泊了车进来。见着那个吃饭的人，很熟稔地打了个招呼：“宋世昌，最近哪里风流去了？总也不见人。怎么掉单了？伴儿呢？”

那人抬起头，把报纸掸在一边，双手端起大碗，唏唏嘘呼地喝起了汤：“都穷成这样了，还有寒碜你的人。要有人肯跟我，还会到你这儿喝这淡汤？”

卷帘拉着望月，找了个僻静角落坐下，告诉望月：“是个画家呢。听说是中央美院出来的。这多伦多的中国人里头，碰见撞见的，不是作家就是画家，要不就是演员。混得也真不容易，也没见几个混出什么名堂来的。”

望月听说是个同行，就忍不住多看了一眼。见是个三四十岁的男人，脸倒还方正，浓浓地长了些络腮胡子。身穿的



是件猩红色的圆领衫，倒是很平常的。只是肩头前胸胳膊处，有些肌肉隐隐地鼓出来，把衣裳撑得窄窄的，就不似望月寻常见的那号文弱书生的样子。又见一头黑发，本是很光鲜油亮的，却偏在脖子后头扎成个细尾巴。望月暗笑：还是没脱了那愤世嫉俗的模样。

卷帘就问望月吃了没？望月说吃了些飞机上的东西，卷帘就拨浪鼓似地摇起头来：“那些东西，哼，那些东西。”便传话叫厨房里出来个人，做几样东西，反正员工也都还没吃晚饭，不如一同做了来吃。立时就有个戴黑边眼镜的瘦男人出来，手里拿着纸笔，等老板娘吩咐。卷帘问望月想吃些什么，听望月说了声“随便”，就鸡鸭鱼肉青菜各说了一两样。那人毕恭毕敬地记下了，便去照办。半截上又被卷帘叫住：

“老刘，叫里头今天少放些辣椒，多放些糖。再有，让你老板快快出来一下，说望月到了。”说着，又瞟了那桌一眼：“那边买单时，记着给打个八折。”

老刘一路应承着走了。卷帘便指指点点地告诉望月：“这人是武汉来的，叫刘晰，在多伦多大学读航天工程博士，今年就毕业了。进门时招呼你的那个女的，叫羊羊，是老黄他们老家那边的，拐弯抹角的还是个表亲，也在多大念书。厨房里打下手的那两个，也是多大的学生。这个餐馆，除了一个大厨和收银的，全是国内来的学生。我家那人，自己没念过几天书，偏就爱 and 读书人打交道，总说大陆来的读书仔没钱，怪可怜的，有空缺不用说总给他们留着，就是没空缺也恨不得做几个出来呢。”

说话间，黄明安西装革履地从里头出来了。人未到，笑声先行，一路拱着手：“大画家，大画家，有失远迎！”

黄明安年少时便是一脸福相，认识他的人大多喊他黄胖